

壮语语法研究回眸与展望(2013—2024)

——基于壮语词法与句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 蓝明生

(接上期)

2.在词类研究方面

专家学者对壮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助词九种词类进行研究,其中,动词、量词、代词和副词的研究成果较多。重要成果有:

(1)名词研究

韦海伦认为,武宣壮语时间名词蕴含着壮族人朴素的时间观,并积极地吸收了汉文化的一些元素;武宣壮语时间名词有单纯词和合成词两种,单纯词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词;武宣壮语时间名词可以在句中充当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和状语,较为活跃;武宣壮语时间名词中表示全天时间段的词具有比较明显的模糊性特点;武宣壮语时间名词可以在句中作话题,也可以在句中作焦点。(见《武宣壮语时间名词研究》一文,广西民族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

(2)动词研究

黄阳、郭必之认为,壮语“完毕”动词具有[+数量、时间]的语义特征,经历了不同的语法化阶段;“完毕”语素的多功能性由不同语境条件触发产生;壮语“完毕”动词的多向语法化模式有三条:一是从“完毕”动词到全称量词及程度标记,二是从“完毕”动词到完成体标记,三是从“完毕”动词到连词。(见《壮语方言“完毕”动词的多向语法化模式》一文,载于《民族语文》2014年第1期)

黄平文认为taŋ²在壮语句子中既可以充当谓语动词,还可以充当介词和形容词;taŋ²充当介词和形容词用法是该动词语法化的结果,其语法化轨迹为:动词→介词→形容词。(见《壮语词语taŋ²的语法化分析》一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何霜认为,最初为“获得”义的忻城壮语动词?dai²³¹,其语法化路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发展为表“能力”义的情态动词;二是虚化为助词,表达“完成、持续”等意义,位于动词后面作补语。?dai²³¹“能力→中性条件→许可”这一语法化路径并不是忻城壮语特有,而是世界上许多语言“能力”义的情态动词语法化的一条普遍路径。(见《忻城壮语情态动词?dai²³¹语法化的类型学考察》一文,载于《民族语文》2018年第1期)

何霜认为,忻城壮语“nau²”可以作为独立的动词使用,表示“用言语表达意思”;也可以跟其他的词组组成固定的格式,表达“言说”以外的意义。它的传信功能包括引语标记、表示传闻、惊奇、所传递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反、条件/原因/选择、担心、猜测以及愿望或未然。引语标记是“nau²”语法化的起始阶段,准标名词使“nau²”进一步虚化,标记词使“nau²”完全失去动词的句法特征。“nau²”的语法化路径:言说动词>引语标记>准标名词>标记词。(见《忻城壮语“nau²”的传信功能及其语法化》一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梁金桂认为,连山壮语pan¹“分”经历的语法化路径是:普通动词→给予动词,给予动词→被动标记,给予动词→使役动词。由于生命度等级差异,给予动词、被动标记和使役动词常常混淆.pan¹“分”的语义和功能发展是一种区域共性,与粤北客家话和广东粤方言的影响有关。(见《广东连山壮语pan¹“分”的语法化研究》一文,载于《语言研究》2021年第2期)

(3)形容词研究

赵民威认为,形容词在壮语的表达中,往往表现得生动、具体、直观,能使人们产生形象的联想。同时,这种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反映了壮民族直观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事物的感性认识。

当人身体部位的词语与形容词组合后,具体的形象义就发展为抽象义,这种较为独特的词语表达方式,既生动传神又富于形象色彩,反映了壮族人民对外在世界的认知能力以及处世精神。(见《浅论壮语形容词的直观形象色彩:以人的身体部位与形容词的合成为例》一文,载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4)数词研究

韦焕干、李旭平认为,东兰壮语中读本调的?de:ɿ²属于基数词,读变调的?de:ɿ¹属于不定冠词。两者都不能用于含有指示词等限定成分的DP结构。前者是因为在无显性数词的DP结构中已经存在一个占据Num位置的空数词DEU-null,后者是因为DP结构中的指示词等限定成分已经占据D0位置。此外,不定冠词?de:ɿ¹对“概数/数词≥2+量+名”结构的句法表现与语义解读有着重要影响。(见《东兰壮语的数词“?de:ɿ²”与不定冠词“?de:ɿ¹”》一文,载于《语言科学》2022年第2期)

(5)量词研究

蓝利国认为壮语是分类词强势型语言的代表,几十年来在汉语量词理论的观照下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多年来的研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为此提出:壮语分类词研究亟需吸收当代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把壮语分类词放在整个人类语言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参照类型学的描写框架,借助分类词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把相关参项的表现形式与其它分类词语言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壮语分类词的共性与殊相。(见《壮语量词研究的历史回顾及类型学取向》一文,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周国平将扶绥县中东镇新灵村壮语的称人个体量词分为通用量词、女性量词、男性量词、孩童量词四类。认为新灵壮语的个体称人量词都来自称人名词,是由相应的称人名词在一定的句法环境中语法化为称人量词的。新灵壮语的个体称人量词具有鲜明的形象语义特征,部分量词还具有显示性别和年龄范围的语义特征。另外,部分个体称人量词有其特定的语用范围和语用价值。(见《新灵壮语的个体称人量词》一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6)代词研究

韦景云发现壮语黄齐话通过词根的辅音、元音、声调等屈折手段将人称代词分为“本格”和“变格”,分别表现为“话题”与“非话题”的语法特征。认为黄齐话人称代词的格范畴可能是自身机制独自发展的结果。(见《壮语黄齐话人称代词的格范畴初探》一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吕嵩崧发现壮语德靖土语近指指示词kei¹是从平话借入的“个”,从固有词ni¹虚化的ni¹仍具有近指指示词功能。认为kei¹的借入及与此相关的演变属接触引发的演变。(见《壮语德靖土语近指指示词的演变:基于语言接触的视角》一文,载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7)副词研究

梁敢认为,在壮汉语言接触背景下,壮汉合璧词“?aŋ¹naŋ²”(干脆、故意)发生了词汇化,语义上从最初的动宾结构“使完所有的劲、能量”义到“干脆、故意”情态义演变。?aŋ¹naŋ²属于强情态义副词,与?a:ŋ¹naŋ²(索性、干脆)、hi¹naŋ²(索性、干脆)等跨层结构演变而来的弱情态义副词不同.naŋ²(能)语法化贯穿其词汇化过程。壮语众多的方言材料表明naŋ²语法化具有一定的共性与个性。(见《武鸣壮语?aŋ¹naŋ²(干脆、故意)词汇化及相关语法化》一文,载于《中国语言学报》

2014年)

黄静露归纳出蒙公壮话m³、pu³³、tsaŋ¹³、tsoŋ⁴⁵、kai³³、ti⁴⁵六个否定副词的特点:m³的词义为“不”,主要与动词、形容词配合使用,表达否定意义,由?bou⁴⁵演变脱落而来;pu³³的词义与m³同,但使用范围比m³小;tsoŋ¹³的词义为“尚未、未曾”,表示事情还没有发生,常用于对现在、将来的某种动作行为的否定;tsoŋ⁴⁵的词义为“都不”,表示全盘否定,一般位于谓语的前面;kai³³的词义为“别、不要”,常用于表示“劝阻、阻止”等;ti⁴⁵的词义为“都不”,和tsoŋ⁴⁵的词义相近,但使用范围更广。(见《蒙公壮话否定副词浅析》一文,载于《三月三·壮文版》2016年第6期)

(8)介词研究

黄荣归纳出壮语介词形成的五条主要途径:一是动词→介词;二是动词→抽象动词→介词;三是动词→趋向动词→介词;四是动词→形容词→介词;五是动词→助词→介词。认为壮语介词的形成,既有内因作用也有外因推动:内因即动词进入兼语句、连动句或双宾句后产生分裂,使原先句子中的主要动词转化成为次要动词,动词性减弱,进而虚化为介词;外因即壮语动词受汉语影响而语法化为介词,或直接借用汉语介词的意义和用法。内因和外因可以单独起作用,也可以共同作用。(见《壮语介词语法化历程研究》一文,广西民族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9)助词研究

何霜归纳和总结靖西壮语句末语气词的基本特点:1.可以分布在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的末尾;2.数量较多,至少50个;3.有声调;4.大多数语气词可以表达多种语气;5.有些语气词会根据个人使用习惯的不同而不同。(见《靖西新靖壮语句末语气词研究》一文,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黄舒娜认为巴马壮语语气词ɔ⁶只出现在陈述句句末,是一个标示“否定负面预设”的反预设语气词。(见《巴马壮语反预设语气词ɔ⁶》一文,载于《民族语文》2020年第6期)

其他重要成果还有:

伍树燕著《壮语助词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许雁著《三湖壮语tha:ɿⁿ的词汇意义和语法功能》(载于《民族翻译》2013年第4期)。

梁海星著《试论壮语句末语气助词及其功能的兼容性》(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13年6月19日第7版)、《壮语常用语气助词分布及其功能的表述性》(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13年7月31日第7版)。

苏丹著《壮语塘红话程度副词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罗昱、黄慧、覃凤余著《东兰壮语的指示词》(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罗昱著《广西南部壮语指示词研究》(广西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黄慧著《广西北部壮语指示词研究》(广西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韦玉兆著《拉光壮语否定词?i¹、bɔ⁵、bau⁵探析》(载于《三月三·壮文版》2015年第6期)。

韦运益著《东兰壮语动词词义泛化初探》(载于《三月三·壮文版》2015年第6期)。

付苓著《壮语谓俚话动词体范畴浅探》(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和《壮语谓俚话指示代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周国平著《新灵壮语可用于表量人的兼类量词》(载于《三月三·壮文版》2015年第6期)和《新灵壮语动量词pai²和ma:ɿ¹》(载于《三月三·壮

文版》2016年第6期)。

吕嵩崧著《靖西壮语nai³的语法化》(载于《钦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10期)。

朱婷婷著《广西田阳壮语“po⁴(放)”的语法化》(载于《钦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10期)。

欧文婷著《壮语量词的范畴化分析》(载于《广西教育》2015年第11期)。

孟飞雪著《语言接触视野下的壮语方言人称代词研究》(广西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覃凤余、李冬、孟飞雪著《田阳巴别壮语的人称代词与不定形式》(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潘立慧著《上林壮语情态动词》(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黄莹洪著《武鸣壮语量词的语义分析》(载于《三月三·壮文版》2016年第6期)。

廖恒英著《来国壮语句末语气词的意义及其共现》(广西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陆世初著《靖西壮语“快话”人称代词系统探析》(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曹盼盼著《壮语量词考察》(载于《广西语言研究·第八辑》2017年10月出版)。

陈丹、黄寿恒著《壮语否定副词[n][m][ŋ]缘于语流音变》(载于《广西语言研究·第八辑》2017年10月出版)。

陈斌著《泗孟壮语代词功能的共时浅析》(载于《三月三·壮文版》2018年第6期)。

农小娟、农梦莹、王盈盈著《德保壮语的人称代词》(载于《三月三·壮文版》2018年第6期)。

黄诗婷著《中里壮语副词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黄晓琳著《马山壮语常用言说动词的传信功能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何霜、黄雪梦著《武宣壮语持拿义动词语法化的类型学分析》(载于《《三月三·壮文版》2019年第6期)。

莫尚军著《浅谈壮语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在南部方言区的不同用法:以德保方言为例》(载于《民族教苑》2019年总第29期)。

陆奕晓著《壮语同义形容词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韦君君著《钦州大寺壮语副词语义指向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

韦爱秀著《东兰(板乐)壮语情态动词(?dai¹研究》(浙江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

韦孟伶著《两江壮语否定副词?bou⁵和?di³³研究》(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21年1月20日第7版)。

洪波、黄涓著《巴别壮语的指示词研究》(载于《语言研究》2022年第3期)。

梁冬麗著《平贵壮语特殊称人量词分析》(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22年3月30日第7版)。

王江苗著《壮语量词ti¹的语法功能、义项和感情色彩分析》(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22年4月20—27日第7版)。

龙宇渊著《〈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形容词性生动形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23年硕士学位论文)。

韦秋竹著《壮语人体量词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23年硕士学位论文)。

韦玲美、骆炳泰、阳毅著《广西六塘镇壮语范围副词浅析》(载于《汉字文化》2023年增刊)。

韦茼珍著《上林壮语人称代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24年硕士学位论文)、《上林西燕壮语第三人称代词研究》(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

黄淑滂著《大化壮语否定词探析》(载于《中国民族博览》2024年第6期)。(未完待续)